

木犁 ■ 主编：袁良骏
阙国虬
■ 顾问：任继愈

书

系

【木犁书系◎风雨文丛】

吴小如

常谈一束

—— 吴小如学术随笔自选集

丛

福建教育出版社

【木犁书系◎风雨文丛】

—— 吴小如术随笔自选集

常谈一束

吴小如

福建教育出版社

2000年6月·福州

图书在版编目 (CIP) 数据

常谈一束: 吴小如学术随笔自选集/吴小如著. - 福州: 福建教育出版社, 2000.4
(木犁书系. 风雨文丛)
ISBN 7-5334-3004-2

I. 常… II. 吴… III. 社会科学-随笔-中国-文集
IV. C53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 (2000) 第 25147 号

木犁书系

总策划 阙国虬 黄旭

风雨文丛 主编 袁良骏 阙国虬

常谈一束

——吴小如学术随笔自选集

作者 吴小如

丛书责编 黄旭 孙汉生

本册责编 孙汉生

封面装帧 林小平

出版发行 福建教育出版社 社长兼总编辑 阙国虬
(福州梦山路 27 号 邮编 350001)

印 刷 泉州晚报印刷厂
(泉州新华路 29 号 邮编 362000)

开 本 850×1168 1/32

印 张 10.25

字 数 222 千

插 页 4

版 次 2000 年 4 月第 1 版第 1 次印刷

印 数 1-5 300

书 号 ISBN 7-5334-3004-2/Z·75

定 价 20.50 元

如发现印装质量问题, 由承印厂负责调换

“木犁书系”缘起

20世纪是风云际会的岁月。共和国历经五十年风风雨雨，走到了世纪的交汇点。中国新文化更是步履维艰，行行重行行，辛苦探索近百年；中西的撞击，古今的流变，还有战争和革命的淬炼，无不带着撕裂的阵痛，而在中华文明史上留下深深的辙痕。

站在世纪的交汇点上，蓦然回首风雨来时路，审视一行行曲曲折折的辙痕，望前路仍是沟沟坎坎，我们想起了木犁——这简易、笨拙而又凝重、厚实的农器，在我们的祖先歌哭其中的黄河两岸、长江流域荆棘丛生的广袤荒原上，犁出了一片片文明的处女地，从新石器时代以迄即将告别的世纪，中华文明的每一节进步，都饱含着一犁泥土的芬芳。

在这世界局势并不平静的世纪之交，我们尤其怀念木犁，怀念我们的先贤孔子师徒那段精彩的对话——孔子让诸弟子各言其志，颜回对曰：“使民城郭不修，沟池不越，铸剑戟为农器，放牛马于源藪，室家无离旷之思，千岁无战斗之患。”

基于这样美好的愿望，我们把正在编辑出版的几套命意相关的文丛合称为“木犁书系”。“木犁书系”首批推出的文丛有：

“野草文丛”，是一批活跃于当下文坛的杂文作家和鲁迅研究学者以读书札记、文化随笔的方式，对现今文化现象进行鲁迅式的审视和反思。

“风雨文丛”，是一批德高望重，极有影响的前辈学者（以现当代文学研究为主）学术随笔自选集，或是对现当代文坛的风风雨雨作些梳理和反思，以鉴往知来；或是对作家、作品的评点；或是对文风、学风的思考；或是治学感怀。

“我思文丛”，选择45岁左右的最有实力的中青年人文学者90年代以来的优秀学术文章，集中展示其学术思想进路，可以预示下世纪中国学术的走向。

“苜蓿文丛”（苜蓿，旧时用来指称教馆的清苦生活），是一批教育学者心灵的散步，昭示的是源自教育使命感的闪电般发人深思的一击，有对中国现代教育命运的关注，有生命化了的教育实践的记录。教育工作者要么埋头于教学，要么潜心于专著，而此套关于教育的随笔却别开生面，以另一种方式展示了教育工作者的一份生命气蕴。

我们荣幸地邀请到当今文坛、教育界、学术界一批卓有建树的人士如邵燕祥、严家炎、吴小如、谢冕、钱理群、袁良骏、王富仁、顾明远、叶澜、黄克剑、赵汀阳、陈嘉映等先生加入了我们的耕耘队伍，他们笔健如犁，辛勤耕耘，在各自的领域拓荒不止，开垦出一片片长满创意的新田地。

我们对自己的期许是，像木犁一样，一头插进生活的沃土，贴近人生，贴近教育，贴近学术文化，更贴近广大读书人，耕耘出一片生机盎然的绿色田园。

我们期望，当你翻开“木犁书系”的每一页，都能得到一犁泥土的芬芳。

阙国虬 黄旭

1999年

“风雨文丛”献辞

献给您的是 12 位长期以来在中国现代文学研究领域里耕耘“自己的园地”的著名学者的学术随笔自选集。他们从“五四”的历史氛围中走出来，把眼光投向远古的迷惘，又关注着眼下的变迁，从文学及于人生的诸多方面，自然有着深广的感慨和感悟。因其“学术”的因素，不免凝重和透辟；又因其取“随笔”的形式，自有着无拘无束的随意、轻灵以至于散淡。“散淡”也许是中国文人传统的一种极高境界，以悲悯之心，拥抱万千世界，乐山乐水，深入浅出，以“问”求“学”大而化之。

“五四”也许是 20 世纪留给中国人的最为丰厚的一笔遗产，因此，它也成了中国现代知识分子说不尽的话题。我们将从辑在“风雨文丛”的 12 本书中听到他们的叩问和解读，也感受到他们的思索和困惑。其意义也许远不止于此。当我们跨入新世纪的门槛，回味着逝去的昨天，期待着明天的太阳，此时恰好听到了他们对历史的追问，我们将会有什么样的联想？

阙国虬

2000.5.10

目 录

1	自序
3	新岁祝愿
7	我和中国文学史
16	北大学风与我的治学 ——为北大百年校庆作
20	从“儒道互补”说谈起
25	“言志”、“载道”及其他 ——儒家文论学习散札
36	试论“移步而不换形” ——关于京剧表演艺术的规律问题
56	宁希元著《元刊杂剧三十种新校》题记
63	张锦池著《中国四大古典小说论稿》序
65	朱继彭著《童芷苓》序言
77	抢救谭派 振兴谭派 ——程君谋先生演出台本谭派五剧序

80	常风先生著《窥天集》序
86	《包拯研究》题记
91	吴空著《中南海史迹》序
94	陈惠琴著《传奇的世界》序
98	陈曦钟著《红楼疑思录》序
101	《龙榆生先生年谱》(未刊稿)
103	费在山著《笔缘墨趣》
105	张伯驹先生遗著
108	齐鲁版的《藏书家》
111	我读《故宫退食录》
	[附录]朱家溍先生与京戏
117	来新夏的随笔
120	《百年沉浮》和《林纾选集》
123	王为松著《文字的诱引》
126	老烈著《路边吟》
129	刘绪源著《桥畔杂记》

132	读书短评三篇
	钱钟书《石语》
	周汝昌《红楼艺术》
	袁行霈《陶渊明研究》
141	为民俗学呼吁
	——读《古俗今说》
144	功夫在“联”外
	——读白化文著《学习写对联》
147	从《洪业传》谈起
150	一本不值得推荐的书
155	我心爱的书
157	《全集》不全
161	张说的《钱本草》
164	南唐李煜的诗文
166	严几道先生二三事
169	五十一年前的一张名片

175	吴玉如先生二三事
178	哭萧乾先生
183	师门琐忆
	——纪念俞平伯先生百年诞辰
	[附录一]俞平伯先生的一封信
	[附录二]俞平老遗书流散人间
	[附录三]《俞平伯全集》出版志庆
	[附录四]题先师《俞平伯全集》二首
	[附录五]俞平伯先生佚文与佚词
195	诗人周汝昌
198	回忆安寿颐先生
201	纪念孙盛文先生
207	三代沧桑话藏书
212	居京生活剪影
220	批评古人应有的放矢
225	从“信达雅”看古书今译
	[附录]古书今译也要“信达雅”

231	谈戏与治史
234	从“猪跑学”谈起
237	释陈寅老七绝《经史》
240	再谈“孙行者”对“胡适之”的公案
243	“悼亡”及其它
245	我们的语文往何处去
248	书评难写
251	也谈“职业敏感”和“发现问题”
255	读书四憾
259	背诵·浏览·翻检
263	“责编”难做
268	“似是而非”是治学大忌
271	引述古书忌随意性
	[附录]“宾客”及其它
275	数典忘祖与歪讲成语
278	一名老教书匠的心声
281	为《华灯》挑眼

283	古籍中的别字
285	数目字的困惑
288	出版要树立精品意识
290	著书宜略读书
293	学术规范与“学术警察”
295	汉字古音异读
297	也谈“提”字读音
299	奸臣·权臣·贰臣
303	读小说与看电视剧
306	立言宜谨慎
309	千虑难免一失
311	批评·反批评·自我批评

自序

袁良骏兄主编一套《学术随笔自选集》，坚持要我加盟充数。屡辞不获，终于七拼八凑，编成了这本《常谈一束》，取“老生常谈”之意。自拙著《书廊信步》问世以来，先后出版了《读书拊掌录》、《今昔文存》、《心影萍踪》和这本即将付梓的《常谈一束》，一共四本所谓这样的“随笔”，虽多少沾了点“学术”的边儿，却不能算作真正有充实内容的著述。今后实在不想再把这种杂七杂八的文字奉献给读者了。

由于这本小书是七拼八凑而成，内容自然较为芜杂。上述的几本小书，都没有辑入专门谈京剧的文章。因我自认为旧日所写的一些还说得过去的戏曲评论，都已收进了 1995 年

出版的《吴小如戏曲文录》。《文录》既面世，近年来只写了寥寥数篇有关戏曲评论的文字。这是由于我主观上对京剧研究已感厌倦，真诚希望逐渐淡出这个艺术怪圈，对它不想再说三道四。而这已写成的长长短短的几篇，既无所附丽，又因字数少而不便单行，于是借此机会也纳入本书，实际上是为了凑字数。至于写得好坏则在所不计矣。

芜杂的内容还体现在谈古与论今两类文字都糅合在一本书中，不像以前凡谈古的文字都不与论今部分相属。这也说明自己精力日益衰退，文章不论质量和数量都在滑坡，只好择其稍有见地的长短文字把它们不分今古放在一起，看上去不致太单薄空洞，免得让读者感到出冤钱买废品，庶几可以问心少愧而已。

进入公元两千年以来，我在短短几个月中竟先后病倒三次。这才感到自己生命已快走到尽头，这本小册子很可能是我最后一本“随笔”了。由于交稿期紧迫，我又病莫能兴，只好拜托北大中文系教授陈曦钟兄代为搜求资料并助我编排；另外，博士生檀作文同志也为此书出了力。谨在此一并致以诚挚谢意。岁次庚辰谷雨前二日写于京郊。

新岁祝愿

每逢新年，人们都要彼此祝贺一番。这并非沿袭旧例，而是理所当然。新年之值得庆贺，其意义有三。一曰“一元复始，万象更新”。在历史的长河中，每过一次新年都是一个新起点，它意味着人类社会的进程又迈上一个新台阶，将呈现一番新气象和打开一个新局面。这当然值得庆贺。二曰“承前启后，继往开来”。每一个新年都是过去的继续，也是走向未来的又一次新的开端。我们借新岁的来临可以回顾并总结过去，也从新岁的诞生前瞻未来并寄以希望。这也是值得骄傲和祝福的。三曰“新陈代谢，吐故纳新”。历史总是辩证地前进，有进步就有倒退，真善美和假恶丑总是相互依存并有可能彼此转化

的。当然，人类社会年复一年总是在向前向上发展，但其向前向上的轨迹却是螺旋式的，所谓“进一步，退两步”。事物的规律，有正就有负，有高就有低，有加就有减，有乘就有除，有幸福光明也难免有艰难险阻。我们的使命和责任就是力图让幸福光明在克服艰难险阻的过程中逐步圆满实现并得到巩固，所谓从贫困走向温饱，然后一步步走向“小康”和“大同”。从这个意义上讲，新年不但值得庆贺，而且有必要在新的一年里进行深刻的反省和积极的行动，使愿望和理想早日成为现实。新年之所以为“新”，其内涵即在于此。

眼前的这个新年确实与往年不同。它进入公元两千年，即在“2”字后面要画上三个“0”。如果以千年为计算单位，它要过一千次新年才遇上一次。即使以百年为计算单位，即所谓一个世纪，中间也隔了一百次新年。而人的一生，能活过百岁者毕竟是极少数。古人说“三十年为一世”，那么在这百年之间至少也是经过三代人的努力奋斗才会有今天的局面。以我国而论，从清朝光绪二十六年庚子遭受八国联军的人侵开始，中间经过辛亥革命、“五四”运动、抗日战争以及新民主主义革命阶段，才达到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的今天。这当然更值得纪念了。

我是一名民主党派成员，理应积极参政议政。在新的一年里，我只想在文化教育和新闻出版领域里就一些具体小事提几点希望。

一是要真正讲科学。这里的“科学”不仅指自然科学或技术科学，也包括人文科学、社会科学。我只想举一个眼前最浅显的事例。即本世纪究竟到哪一年终结，下一世纪究竟应从哪一年开始。现在都说公元两千年是进入二十一世纪的

第一年，而过去的一年已是二十世纪的最后一年。事实上这样的算法是提前了一年。大家都知道，公元一世纪应从公元元年开始，不能从公元前一年开始。而公元前和公元后之间是不能像几何座标或测量大气的温度计一样的。在座标上，正数和负数之间隔着一个“0”，温度计上也有“0”度。而公元元年和公元前一年之间却不存在什么公元“0”年。既然如此，百年为一个世纪，则公元一百年才是公元一世纪的最后一年。如果把公元一百年算成公元二世纪的开始，则公元一世纪就只有九十九年了！早在去年下半年，中国科学院即宣布二十一世纪应从两千零一年开始，不少报纸都发布了这条消息。在西方，不少国家也都公开宣称公元两千年是二十世纪的最后一年。我在去年曾撰写小文专门谈过这一问题，结果从一家报社反馈过来的读者意见，有人认为九十九年也可算一个世纪，还有人认为以每百年为一个世纪原是为人为地制订的，多一年少一年无所谓。遇到这样的论调，我就不想多说什么了。

二是希望报刊书籍对数目字使用最好力求统一，不要在汉字文本中时不时夹杂着阿拉伯数目字。据说这种混合使用的办法是从八十年代末通过行政命令颁布试用的，本属征求意见性质，并非硬性规定。而我们的新闻出版单位却不敢越雷池一步。有时竟出现这样的形式：“12月19日，距澳门回归祖国只有1天了。”我真不明白，我们口口声声说汉字是我国的一大发明（即在“四大发明”之外第五项发明），而写成“只有一天了”为什么非改成“只有1天了”不可？难道横写的“一”比竖写的阿拉伯数目字的“1”差一个档次么？又如人民币“二百万”元，三个汉字即可解决；而印